

多 义 的 记 忆

——为保罗·德曼而作

摇摇摇〔法〕雅克·德里达摇摇著
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蒋梓骅摇摇 译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酖~~电~~燠~~燠~~译
焚~~想~~存~~葬~~造~~崇~~云~~孝~~杜
允~~葬~~译~~葬~~译~~阅~~读~~则~~译~~葬~~

根据巴黎伽利略出版社(~~耘~~~~燠~~~~燠~~~~译~~~~葬~~~~葬~~)
员~~燠~~年版译出

致读者

《回忆录》^①用的是复数形式。太多的回忆。在一节简短的自传片段里,在一部关于自传的作品中,复数形式也许会另有所指,比如暗示记忆的纷繁或解体。而首先是法语单词“记忆”的词义,将因性(阳性或阴性)或数(单数或复数)的变换而异。

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。缺少一项,怎么思考另一项?

我的朋友保罗·德曼(1912—1993)于1993年去世后,我就他的著述,当今最独特的著述之一,作了一系列讲演。内容不仅仅涉及文学理论或哲学,也不仅仅涉及一位理论家过早中断的著作所难以摆脱的主题——记忆。而且我还提及自1950年以来我与保罗·德曼共同从事的工作,提及在某些制度或知识领域,以及在近几年的理论状况方面令我们彼此接近和互相区别的观点。这些讲演作于1988年,后于1993年以“《回忆录》”^(同)为题在美国出版。

然而,去年夏天,就在我这里提到的情况下,人们得知保罗·德曼在1985岁到1987岁那两年里,在比利时,即他1985年

① 法语里,“记忆”一词性数不同,含义不同。可指记忆、回忆、论文、回忆录等。作者以复数“《回忆录》”为书名,旨在涵盖上述全部含义,并称该书名不可译(详见“行为”一章),然书名不宜不译,故勉强译为“多义的记忆”。——译者注

出生并一直生活到战争结束的地方，曾为一家亲德国占领者的报纸主持文艺专栏。此事发生在 1940 年 10 月至 1944 年 10 月。这使对此消息毫无思想准备的友人和崇拜者大感意外，心情难以平静；那些急于从中谋“利”的敌对者则火速发起了充满仇恨的攻击，他们不仅仅攻击一个人，并指望借以攻击其他的人，攻击某些思想。简而言之，正如人们所说，争论异常激烈。其原因在于一位大文学理论家的威望或广泛影响，这位理论家曾相继执教于康奈尔、约翰斯·霍普金斯、苏黎世、柏林、康斯坦茨、耶鲁等大学。从此，在欧洲，尤其在德国，有时在一些对保罗·德曼的著作几乎一无所知的地方，也展开了这样的讨论。

关于 1940 年至 1944 年间发表的文章以及它们最近引起的反响，本书最后一部分（“犹如贝壳深处的海涛声——保罗·德曼之战”）作了叙述和分析，并提出了某些假设和规则。所涉及的仍然是记忆和责任。

注摇释

〔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，纽约。我本想等到明年伽利略出版社出版保罗·德曼著《阅读的寓意》（耶鲁大学出版社，1989 年）之法文首译本时再发表本书法文版。由于我在“致读者”中指出的原因，加之有人已在谈论“德曼事件”或“德曼公案”，我认为有必要尽快公开我的看法。

本书法文版筹备过程中，曾得到若斯·若利耶、伊丽莎白·韦伯的明达而又慷慨的帮助，在此诚表谢意。

讲演过程中，我所引用的英文原文，有的由伊丽莎白·韦伯翻

译,有的取自托马斯·特雷齐斯翻译的法文版《阅读的寓意》(将由伽利略出版社出版)。这些译文略有改动。用英文出版的三次讲演(猿猿—猿猿)和文章(猿猿)未作任何更改。只是书末的两处注解有所增补,特此说明。

目摇摇录

致读者	员
-----------	---

上篇

为了纪念 :论灵魂	猿
记忆女神	猿
记忆艺术	缘
行为 :一个诺言的意义	员

下篇

犹如贝壳深处的海涛声 ——保罗·德曼之战	员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上摇篇

为了纪念 :论灵魂^{*}

* 1989年 1月 15日耶鲁大学保罗·德曼纪念典礼致词。后以《为了纪念》为题发表于《耶鲁法语学》1989年第 2期《保罗·德曼的教导》。

请原谅我用我的母语发言。这是我同保罗·德曼交谈所唯一使用的语言。这也是他讲课、写作和思考所使用的语言。而今天,我没有勇气将我以下这些话翻译出来,没有勇气给你们和我自己增添一个异国口音带来的痛苦和疏远感。今天我们在此聚谈,不是为了说些什么,而是为了通过声音和音乐,确信我们都怀有同样的想法。我们知道,在这样一个时刻,说话是多么困难,一句话要说得正确得体,就必须避免落入俗套,任何俗套此刻都显得让人难以忍受或毫无意义。

我们之所以像法语里说的那样“~~遭受创伤~~”(黯然神伤),是因为今后我们再也不能对保罗·德曼说些什么,只能谈起他,只能谈起我们这么多人永远的良师益友。而我们之活生生的心愿——它遭到了最残忍的伤害,从此又被严加禁阻——是依然能对保罗·德曼说些什么,听他说话并回答他。不仅在我们心里,我们,我,都将一如既往地、不断地这样做,而且希望确实还能对他说些什么,听到他同我们说话,听到他,听到他本人的声音。但这已是不可能的事,而这一创伤甚至再也无法衡量。

说,不可能,不说也不可能:如果沉默,这不是意味着缺席,就是意味着拒绝分担他的悲伤。只是我要请求你们原

谅解,如果今天我只有简单说上几句的力量。以后我将尽我所能,更好地、更加平静地说说我与保罗·德曼的友谊(这友谊过去是而且将永远是独一无二的),说说自从遇到他以后,在哪些方面我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受惠于他的慷慨,他的洞察力,他那令人感到温馨的思想力量。我是在巴尔的摩一次学术讨论会期间遇见他的。那是 1957 年的一个早晨,在一张早餐桌旁,我们特别谈论了卢梭和《论语言的起源》。当时大学里接触这部作品的人并不多。我们两人各自都在研究这部著作,而彼此却不知道。此后,从不曾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分开,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丝毫不和。这就像是一种联盟,一种相互充满信任、毫无保留的友谊的金科玉律,也是一种秘而不宣的肯定之印证,一种对某样至今我都无法勾勒、界定和命名(确实如此)的东西的共同信仰。你们知道,保罗就是反话(反话)本身,在他留给我们、且永存于我们心里的全部充满活力的思想中,还有着关于反话的谜一般的思考,甚至有着一种——用他引自施莱格尔(施莱格尔)的话来说——“反话的反话”。在将我同他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中,恰好有着某种对反话的超越,这超越使他的反话获得一种光亮,它载着亲切、慷慨和令人舒心的同情,并泽及他用他那万无一失的警觉所启明的一切。他的洞察力往往让人生畏,不知道让步,无视宽容,但是从无那种让讽刺意识沉湎其中的消极的自信。

因此,以后我将尽我的力量,更好地说一说他的友情是如何惠及一切有幸成为其朋友、同事和学生的人的,还要说一说他的作品——也许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,尤其要说一说他的作品的未来。他的作品也就是他的教学和

他写的书 ,而后者不但包括已经出版的书 ,而且包括即将问世的作品 ,因为直到最后 ,他仍以令人钦佩的毅力、热忱和愉快投身工作 ,增加讲座 ,加紧写作 ,进一步开拓和丰富他为我们展示的前景。人们知道并将越来越意识到 ,在大学和大学之外 ,在美国和欧洲 ,他改变了文学理论这块耕地 ,而且丰富了所有灌溉这块耕地的水源。他使文学理论领域接受一种新的解释、阅读和教学方式 ,同时又使其接受多方对话(费德里克·詹姆斯·霍林斯沃思)和精通多种语言的必要性。保罗·德曼具有语言天赋 ,通晓多种语言 :佛兰芒语、法语、德语、英语 ,还熟悉文学和哲学习语。他重新解读帕斯卡尔、里尔克、笛卡儿、荷尔德林、黑格尔、济慈、卢梭、雪莱、尼采、康德、洛克、狄德罗、司汤达、克尔凯郭尔、柯勒律治、克莱斯特、华兹华斯、波德莱尔、普鲁斯特、马拉美、布朗肖、奥斯汀、海德格尔、本雅明、巴赫金 ,还有其他许多当代或非当代著作家的作品。他从不满足于开始新的阅读 ,他还启发别人思考阅读的可能性 ,而且往往是阅读的悖论式的不可能性。他作过的承诺 ,从此就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的承诺 ,他的朋友和学生受惠于他和他开始的工作 ,应该把他的工作继续下去。

发表的作品 ,也就是他的作品和得益于他的作品作品 ,已使我们看到了他的贡献 ,除此之外 ,我本人 ,如同其他许多人一样 ,可以证明他的思想和言论在今天有着广泛的影响。首先是在美国 ,他的弟子组成的大家庭 ,他以前的学生和始终是他的朋友的同事们组成的大家庭 ,将那么多大学联系在一起 ,并赋予它们以新的活力。在欧洲 ,往往由于他的邀请 ,我很荣幸有机会能与他在不少大学里共事 ,就像在这里 ,在耶鲁一样。而这些大学无一不感受到他的影响。

我首先想到的是苏黎世大学 , 多少次我们在那里相聚 , 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帕特丽夏 , 还有希里斯 , 我自然还要想到巴黎 , 他在那里生活过 , 发表过作品 , 负责过编辑和大学工作 (比如负责约翰斯 · 霍普金斯或康奈尔大学在巴黎的事务 , 我们也因此有机会多次见面) 。我知道他在康斯坦茨、柏林和斯德哥尔摩大学逗留期间所留下的印迹。至于在耶鲁的情形 , 我就不说什么了 , 因为这一点你们比谁都清楚 , 也因为今天的记忆沉浸在悲哀之中 , 充满了十年来我与他在共事的情景 : 从简单的日常相处到最紧张的工作 , 而正是后者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, 并将我们与正在这里、在我身旁哀悼他的友人、学生和同事们联系在一起。

就像那种心怀钦佩的目击者所能做的那样 , 我只是想为他作证 , 因为在美国和欧洲大学界 , 我曾在他身边 , 与他相处日久。然而 , 时机或场合都不适合抒发心头之言 , 倾谈专属于个人的回忆。所以我必须克制自己 , 如同你们中有些人一样 , 回忆实在太多了 , 而这些回忆令人百感交集 , 以致我们宁肯将它们禁锢起来。但请允许我违犯这条戒律 , 回忆两件往事 , 仅仅是无数往事中的两件。

先说我收到的最后一封德曼的来信。至今我都不知道如何读懂他在信里表现出来的从容 , 或者说高兴。他不想惊扰别人 , 在这种高尚的、绝对审慎的心理驱动下 , 为了安慰他的朋友们 , 免得他们担心或者失去希望 , 他假装高兴 , 但我始终不知道他装到什么程度 , 我也始终不知道 , 他这样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改变了我们所认为的最坏的事。或许这两件事他都做到了。他在信里写下这样的话 , 我冒昧念给大家一听 , 因为不管合适不合适 , 我把这些话当

作他写给我并委托我转达给沉浸在悲痛中的朋友们的一个口信。你们会听到我们所熟悉的声音和语气：“我对你说过（在电话里），我觉得这一切妙趣横生，叫人乐不可支。其实我心里一直很清楚，而这次得到了证实：死亡，如人所说，越近越好看——‘死亡这条横遭诋毁的浅浅小溪’。”在引用了马拉美的《魏尔伦挽诗》的最后一句之后，他又写道：“我还是更喜欢这样，而不喜欢‘**癌**’一词的粗暴。”的确，与其他任何语言相比，这个法语词更吓人，更隐蔽，更危险。^①

第二件往事，我在此告诉大家，是因为它涉及音乐。而在今天，我觉得只有音乐才是可以接受的，才是谐和的，才与使我们想法归一的根由合拍的。很久以来我就知道音乐在保罗的生活和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尽管他很少提及。然而，那个夜晚，~~1970~~1971年的芝加哥，也是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，我们听完了一场爵士音乐会后驱车返回住地。当时我的长子陪着我，他同保罗谈论音乐，确切说是谈论乐器。听得出，他们俩都是行家里手，说的都是内行话。我这才发现保罗具有乐器演奏经验，音乐也是他的日常爱好，但他从未对我说起过。而让我知道这一情况的是“灵魂”（**魂**）这个词，当时皮埃尔，即我的儿子，与保罗在无拘无束地谈论小提琴或低音乐器的“灵魂”，我这才知道这类乐器的“灵魂”，在法语里也指琴体内用来支撑琴马和连接两块面板的木片，它又小又脆弱，始终受着威胁，随时都有危险。不

① 法语里“**癌**”一词意为“肿瘤”，并与“**癌**”即“你必死”谐音。参见“记忆艺术”一章注释（圆）。——译者注

知为什么 ,我顿时被他们的谈话打动 ,内心产生一种异样的激情 ,一种莫名的震撼 ,这也许是因为“灵魂”这个词吧 ,它总是在向我们诉说生与死 ,并驱使我们梦想不朽 ,如同《斐多篇》(马桑德拉)里关于竖琴的论证。我抱憾终身的事很多很多 ,其中一件就是后来没有再与保罗谈及这个话题。可我哪里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,我在没有他在场的情况下 ,在你们面前讲起这一刻 ,讲起音乐和灵魂呢 ?一切都让人伤心 ,让人伤心难已 ,在这样一个时刻 ,还要请大家原谅我讲得如此不好。

英文第一版序

这三篇讲稿是在保罗·德曼去世后几个星期,即灵恩元年一月间写成的。当年猿月,首先用法语在耶鲁大学宣读;几周后用英语在(加利福尼亚)欧文大学宣讲,归入勒内·韦勒克图书馆讲座系列。其中首篇讲稿后来第二次用英语在(俄亥俄州,奥克斯福德)迈阿密大学保罗·德曼著作研讨会上发表。这次研讨会由詹姆士·克里奇和佩吉·卡穆夫筹备,聚集了尼尔·赫茨、安德鲁·帕克和安杰依·沃明斯基。我执意录下这些细节,是为了对所有邀请我撰写这些文字,并在那么艰难的时候鼓励我这样做的人表示感谢。但也是为了强调另一个问题:考虑到讲演距今已有一段时间,加之讲演后举办了讨论会,刚才提到的各位朋友、译者,以及辛西亚·蔡斯或阿维特尔·罗内尔又提出了明确或含蓄的意见,同时考虑到当时我还不了解保罗·德曼的新作(尤其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灵恩元年出版的《浪漫主义的修辞学》一书中关于荷尔德林的评论),或许我应该在不止一个方面对我的某些断言加以补充、变动或深化。但我没有这样做,而只是对一些引证作了进一步说明。为了保持讲演的原貌,我替自己找到了几条理由,交给读者判

播音